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44.572
C1191

1606060

社 普 库 清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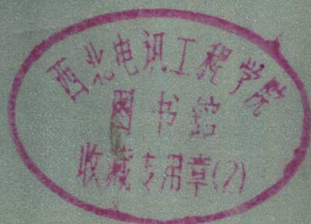
10057788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哈萨克族] 艾克拜尔·米吉提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作者简介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新疆伊犁人，1954年生，是近年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他的作品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的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的被译成外文，是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青年作者中的佼佼者。

责任编辑：李丹妮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O, SHIWUSUI DE HALIDAI YO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4}$ 插页 2

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200

书号 10019·3660

定价 0.96 元

序

王 蒙

一九七三年初，我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新疆文化局，为了给几位画家编写关于“血泪树”的连环画脚本，来到了“血泪树”的故乡——伊宁县红星公社、旧名叫做吉里圩孜的地方。

结果，“血泪树”的脚本没编出来，却认识了刚刚“提拔”到公社担任通讯干事的一位哈萨克小伙子，他性情随和、谦虚质朴，曾在这个公社插队三年，哈语、维语、汉语说得一样好，写报道则是用汉语，因为，他从小读的是汉文学校。

他就是艾克拜尔·米吉提，我当时可没看出他日后能写起小说来。

后来听说他上了大学，是兰州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后来到了一九七九年，他果真一篇又一篇地发表起作品来了，而且，他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获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小说的题材很广泛，有揭露“四人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倒行逆施和他们的小爪牙的，有描写少数民族的人情世故的，也有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一

起写的，有写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的，还有一些描写汉族干部的。这最后一种很是有趣的，因为截至目前为止，以少数民族生活为主要写作题材的汉族作家颇有一些，在写聚居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同时，又写汉族人物的少数民族作家却是绝无仅有。（有一些同志血统虽属少数民族，但写作题材与汉族作者无异，不计其内。）

我们可以看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开阔来。和那些执笔以前头脑里装满了套子——哪怕是很圆、很耀眼也很曲折的套子——的作者不一样，他从来不根据现成的套子去填充一点生活或者编造许多情节以敷衍成篇。相反的，他注视着和思索着生活的各个侧面，努力从生活中捕捉人物的情感、纠葛、画面、冲突，向小说创作做出自己独特的提供。也许他到现在提供的东西还不够宏伟和深邃，然而它毕竟是独特的和不会和任何人或任何“流派”“浪潮”重复的，这样，这些作品就取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

例如《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写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的生活，朴质真切可信，不躁不饰，充满着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健康的人情味。同时，通过哈丽黛的凋谢的普普通通的却是悲剧性的故事，鞭挞了那种攀高枝势力眼的庸俗落后。这种鞭挞，与其说是辛辣的嘲笑，不如说是深情的叹息，虽然哈丽黛的永远十五岁包含着笑料，然而，热爱兄弟的维吾尔人民的这位哈萨克青年作家的笔端，流露出来的是真挚的同情和爱心。

相反，在《哈力的故事》、《雄心勃勃》、《履历表上的某一

栏》、《权衡》里，对于那种恶俗的精神状态的嘲弄，便犀利多了。

我们可以设想《木筏》的主旨是批评那两三个被解救而全不知恩的混蛋。也许这种对于别人的出生入死的相救连谢都不道一声的无礼还包含着更肮脏的东西——例如可能有对于少数民族的轻视。但作者显然不想在这里浪费他的笔墨。在这篇作品里，吸引着作者的是穆合塔尔、穆合塔尔的父亲、赛里木湖三位一体的那种正直、粗犷，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神秘。所谓神秘无非是他们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充分理解、充分表现。他们的精神资源正象赛里木湖的自然资源一样还没有怎么被利用和开发。在这里，作者显然受了自己的人物——穆合塔尔的父亲的影响，救人而不望报，并不愿意过多地去责备那两、三个被救者。而这种责备，愈少就愈有力量。责备得愈少就愈反衬出穆合塔尔的父亲的高大与这两三个家伙的渺小，以少胜多，这就叫做含蓄的力量。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小说愈写愈自然和含蓄了，他的思想倾向是隐蔽的，他从不在小说里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姿态。在另一篇描写赛里木湖畔的生活的短篇《天鹅》里，作者通过一个六岁的哈萨克族女孩子的眼睛，尽情描绘了那个雪山环绕的蔚蓝的高山湖泊的奇异景色，并通过她对于天鹅的向往，谱写了一首关于理想、关于生活、关于边疆的山河、关于美丽的心灵的赞歌。这篇小说是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但成年读者读罢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构成

小说的主题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对于孩子的道德教训。

篇幅不大的《迁墓人》读后亦颇令人回味，故事写法颇象一个劝善的寓言，我甚至想到艾克拜尔·米吉提写此篇的时候或许受到例如伊斯兰宗教故事的影响。当然，《迁墓人》的蕴藉与明朗绝非什么宗教故事所能比拟。这是一个非常“实”的故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基建工地需要占用原有的墓地，因而需要迁墓，这在内地和边疆都是常有的事。我们还没看见过任何作品描写这种特殊的劳动。这又是一个相当“虚”的故事，老、少两个迁墓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具有某种概括的与象征的意味。在往日的古老的墓地上建起了现代化的体育场并进行着激烈的足球比赛，与此同时，年轻的迁墓人正把发“迁墓财”的老迁墓人送到新墓地去，这种场面、这种描写，不仅令人感慨，而且令人深思。而且，大概不同的人会在这深思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另一篇被列为“微型小说”的篇幅更短的《角度——目标》，写一个猎人因猎物越过了国境线而无法狩猎下去的怅然感觉，也颇不俗。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呼唤世界大同——取消国界？显然作者的高调还没有高超到这一步。说它只是表现生活诸多遗憾的一种，一种瞬间感受吗？似乎又不止于此。

同样微妙的是《静谧的小院》，通过日常生活的不动声色的描绘涉及了一些微妙的伦理观念问题，也许这篇小说还触及了私有财产观念对于人和人的感情关系的污染，这就看你怎么分析了。

一般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比较注意表现民族特色、异域风光、传奇色彩。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瘸腿野马》和《遗恨》等篇在这方面也是相当出色的。与一些浅尝辄止的汉族作者写少数民族不同，他的民族特色不在于写“奇装异服”“奇风异俗”或堆砌听来的与杜撰的“谚语”，他写的更重神而不在形。我想，民族特色也与其他艺术特色一样，只能是自然形成、自然流露的，决不能矫揉造作。

在称赞这些小说的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感到某种不满。问题不在于含蓄，而在于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觉得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矛盾冲突的把握好象有点松懈，对于社会生活的底蕴、历史的前进运动、时代的脉搏的追求还不够有力，他的一部分作品缺乏历史感与时代感，这就大大限制了他的某些作品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里，一些新涌现的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正在以其独特的色彩吸引着各族读者，使我们的精神产品更加丰富多彩。艾克拜尔·米吉提以及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扎西达娃等人的作品，已为各民族读者所熟悉。这种少数民族作者不断涌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蓬勃发展的局面是非常可喜的，也是空前的，我个人便是他们的忠实读者之一。但我想冒昧地说一句，他们的作品在颇具异彩的同时似也有着共同的弱点：分量还显轻。这里的关键在于不仅要写出一时一地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且要写出我们的伟大的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与生活的滚滚向前。不仅要写出赏心悦目、美妙多情的

文字,而且要自觉地去为人民立言,为民族的振兴而呐喊呼号。总之,我希望我们的少数民族作者,同样进一步认识我们的生活和时代,参加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从事的伟大斗争,忧国忧民、利国利民,以天下为己任,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在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尽情地写各种题材的同时追求重大的题材与作品的重大社会意义,写出更加震撼人心,更宏大也更深切的新作来。

目 录

序.....	王 蒙 1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1
权衡	21
哈力的故事.....	27
雄心勃勃	40
发现	61
我的两个学生	67
遗恨	81
在哨所后面.....	97
哦，十五岁的哈丽黛哟.....	105
燕子	130
在草原的濛濛雨夜里	136
哈司令、阿尔申别克和他母亲	149
天鹅	162
静谧的小院.....	169
第二十九任队长	185
木筏	213

瘸腿野马.....	220
迁墓人	233
角度——目标	239
履历表上的某一栏	241
披着羚羊皮的人	245
潜流	256
车祸	263
郁金香	290

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

努尔曼老汉患了失眠症，一件恼人的心事折磨得他头痛脑胀的。此刻，他思量着今夜雪势不大，天亮准停，明早狐狸的去向一清二楚，便是不可错过的狩猎妙机了，但是……嗨！巴力斯^①不在手上了嘛！有啥办法呢？为此，好久不能入睡。若是晴天，这阵也该三星西斜了。神秘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显得异常静谧，就连阿吾勒^②里的狗也不吠叫。努尔曼躺在床上静听了一会儿，似乎听到了窗外雪花沙沙落地的声音，心里怪痒痒的。他翻过身去，摸着嗡嗡作响的脑袋叹了口气：“唉……这个刘书记，怎么偏偏看中了我的巴力斯？”在他翻身的当儿，那张旧木床，吱吱嘎嘎地哼哼着，似乎理解主人此时的心境，柔声安慰起来。

努尔曼老汉今年六十高龄了，他一生都是与猎狗为伴，和狼狐熊豹打交道过来的。只要他三天不去打猎，就感到日子难度，甚至头痛病也会发作。这时，即使医生的药品对他也不见效，倘若带着猎狗出门转上一遭，哪怕碰不上一根兽毛，病也会神奇地好起来的。他对猎狗的爱，简直无法形

① 巴力斯：猎狗名。

② 阿吾勒：哈萨克人的村庄。

容。就是在旧社会的苦难岁月里，他也总是饲养着一条瘦狗，与它相依为命……自从灯塔牧场成立打狼队以来，他就成了其中最积极的成员之一，曾经被评为全地区打狼除害模范，还荣获过一架半导体收音机的奖品呢！谁料前些年有人说打狼队“不务正业”，是“集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后来打狼队居然被取缔了，老汉的猎狗也被人偷去吃了。老汉对这些人的“革命行动”难以理解。他常常自问：“我的猎狗犯了什么罪呢？”

取缔了打狼队，草原上的狼害猖獗起来，伤害了牧场不少牲畜。努尔曼老汉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作为在草原上生活了一辈子，尝受过草原上严寒的滋味儿，也沐浴过草原上温暖春光的老汉，懂得为养活一只羊，牧民要花费多么艰苦的劳动。他拿定主意，得想法子弄条好狗养起来。打狼队成立不了，哪怕自己一年打上三五只狼，也是消灭了一点儿狼害。要是有人说打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他说去好了。现在为之痛惜的巴力斯，就是他打听了两三年，打听到邻县有位猎人要用猎狗换犏牛，努尔曼赶忙跨上枣骝马，吆赶着自家的黑犏牛，在马背上颠了两天才换回来的。

现在，阿吾勒里的大人小孩，无论谁在老汉面前一提及巴力斯，他都会坦率承认，自己一辈子没养过这么好的猎狗：“我说呀，你压根儿不知我那狗有多聪明。只要把它带到野外，在雪地里的一片杂乱兽迹中，它呀，总能嗅出哪个是最新的足迹。要是狐狸碰上它，就别想活着逃掉！”

最使努尔曼老汉难以忘怀的，还是那年夏牧场上发生

的事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守夜睡着的努尔曼，被巴力斯的一阵吠咬声惊醒。“糟糕，羊群遭了狼了！”他抄起身边的猎枪，打亮手电，喊了起来：“巴力斯，巴力斯，巴斯、巴斯①！”没有巴力斯的吠声，只是隐隐约约地从离羊群不远的沟洼里，传来巴力斯的厮咬声。努尔曼立刻深一脚浅一脚地向沟洼扑去。电筒的光柱，终于落在沟洼里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上。努尔曼定睛看时，只见一只腹下垂着两排胀鼓鼓的乳房的母狼，巧妙地咬住了一只哈萨克羊的脖子，不住地用尾巴抽打着羊身，企图牵着肥羊溜掉；巴力斯狠狠扯住了母狼的咽喉，不让它逃脱。母狼恶狠狠地“哼哼”着，它的嘴已经僵了②。巴力斯恼怒地“呜呜”着。那只不幸的羊，当见到人来时，居然求救似地挣扎着，悲哀可怜地“咩”了一声，肥大的羊尾巴紧张地摆了几下，掉下几粒粪蛋子来。凭着经验，努尔曼老汉明白了这条母狼只是想牵回只羊，让崽子们学会下口吃羊的本事的。“哼，让你的孩子们尝尝这个该多好。”他朝着掌心啐了口唾沫，举起猎枪向母狼头上砸去，母狼哼了一声，软绵绵地躺倒了，可是巴力斯还不松口，直到努尔曼的枪托在母狼头上砸出血浆，母狼慢慢伸直了腿，巴力斯才丢下狼尸，摇晃着尾巴亲昵地嗅着主人身上的特殊气味。努尔曼满意地抚摸着巴力斯的头……

“唉……多好的一条狗，如今……有什么办法呢？那个

① 巴斯：唆使狗咬的口语。

② 当狼过分恼怒时，一经咬住，嘴就僵了。

刘书记怎么会偏偏看中了我的狗。到头来还反咬我一口，真气煞人！”一想起巴力斯，努尔曼老汉总要想起县委刘书记来，好象有一只小猫钻进他的心口，在那里不停地抓挠着……此刻，刘书记的笑脸浮现在努尔曼眼前——这事还得从一年前说起。

那正是牧区打草大忙季节。烈日高悬，烤炙着换了秋装的大地，远远望去，山根那片被开垦后弃耕的草原，缓缓升腾着的蜃气，活象冒起的缕缕青烟。从山谷中奔泻下来的溪流两旁，被芟镰刈倒的大片牧草，晒得枯黄，正散发着热烘烘的气味。

努尔曼扛着芟镰，落在人群后面，心痛地望着山脚下那一大片种了一年以后弃耕的黑黝黝的荒地，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在几年前，还是一片绿茵茵的春秋牧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你说干脆不用搞牧业了吧，上面下达的活畜收购指标和肉食上缴任务一年比一年大，可是牧业上的草场却被胡乱开垦后弃耕了。现在可好，既种不成庄稼，也放不了牛羊，看上去象个秃子的脑袋——光秃秃的，使人怪难受的。一旦刮起风来，尘土飞扬，天昏地暗。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出的主意。老汉想着自己的心事，沿着被烈日烤灼得尘土飞扬的大道，慢慢走进阿吾勒。要在过去，每当走进阿吾勒，他的内心总是充满了激情——解放前，这里的面貌活象个麻子的脸——看不得。所以，老百姓才起名叫“期巴尔”。解放后，特别是灯塔牧场在这里建立，使期巴尔的容颜变得象个美丽的少女，使人越看越想看，越看越喜

欢。然而这几年来，每当走进阿吾勒，一眼望见那场部旧址的残垣断壁（场部搬迁时，为了盖新舍，将这里的屋顶揭去了），心里感到无限惆怅：为什么灯塔牧场的命运就如此飘忽不定？你看先后换了三个县委书记，四个场党委书记，场址也先后搬迁六次。牧场所辖地盘，今天被划给那个公社，明天又归给这个公社，后天从另一个公社划给一个生产队……日子好象过一天算一天，连个饲草饲料基地都没有。今年春天里一场大雪成灾，吞掉了牧场一万多头牲畜，牧业上的一点油水，被县银行扣除了农业贷款；其余的春耕时也被农业队的拖拉机吃光了。现在，这个公私合营牧场已经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对此，场领导无能为力，群众更是着急。可是，县上的几个主任、书记，说牧场是“老大难”单位，也不经常来。听说前些日子县上新来的第一把手刘书记到场部来过一趟，并作了一番指示，说要抓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是当前的纲……也不知什么是“右倾翻案风”，不抓生产，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努尔曼清清楚楚地记得，在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时，县上也就三个领导——一位书记，一位县长，一位副县长。而且也没有小汽车。这几个领导总是骑着马，到全县各个角落里去亲眼看看下边的情况。那几个人一年还能到他家住上几宿。甚至在向冬、春牧场转畜的艰苦日子里，县上领导都是在马背上和牧民们一道冒着风雪赶着羊群。如今听说县上光小汽车就五辆，也没见哪个领导到他家来，哪怕喝上一口奶茶也好。他们偶尔到牧场来上一趟，也只从场部食堂吃上几个

肉菜便回县上了。他想，这也许是沟坎绊不住马蹄，小汽车的四个轮子却过不了沟坎的缘故吧？

在努尔曼看来，解放二十多年，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牧场面貌应当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可是灯塔牧场的面貌依然如故，甚至还不如五、六十年代的光景好，这不免使他沮丧。他常常猜想：我们这里是遥远的边疆，兴许中央还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吧？或者又有什么人在那里使坏？……不过，有一点努尔曼是坚信不移的，那就是总有一天，这种状况会改变的。

当他无精打采地磨蹭到自家院门时，巴力斯从畜栏横杆下钻出来，摇头摇尾地迎接主人了。努尔曼收住疲惫的脚步，习惯地端详了一下：巴力斯白得象乳汁，尖鼻子四方嘴，胸脯似虎，腰细如蜂，浑身的短毛被阳光照射得象缎子一样闪闪发光。就连它那褐色的双眸里，也闪耀着通人情的爱娇的光。你看它好象在问：“我的主人，您累了吧？”“不，没有累，没有累，我立刻就能带你去追狐狸呢！”努尔曼摸着巴力斯的头，对它说起话来，“喂，好朋友！等打完草，咱俩得到草原上转转，看碰得上狼不。”猎狗好似听懂了主人的话，张开大口，鲜红的长舌镰刀般曲伸出来，哼了两声，在老汉面前一蹦一蹦地撒着欢。老汉觉得方才那阵的乏劲不知忽然间上哪儿去了。这是巴力斯的功劳，方圆多少阿吾勒，就努肯^①才有这样一条好猎狗呢！努尔曼老汉立即

① 努肯：努尔曼的自称。